

李清照的“四重累”

邓子勉

由于李清照生平资料罕见,其作品反而促成了其形象的形成。李清照本人促成了这个形象,但是最终的复杂与夸大版本,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与她毫不相关的人创造和定型的,这远非词人自己所能掌控。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道德观在古代被普遍地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子不能有才,而是即使有“才”,也多是局限于在自身狭小的生活圈里展现,不必外露,不可张扬,否则就有可能招来责难和非议。作为一位以女性身份而著称于世的作家,李清照无疑也会被作如是观。关于李清照的生平,宋人的记载极其稀少,这也致使后人对其人其事及其作品的争议难以止步,关注她的生活世界,评议她的文学作品,古往今来就一直在不断地发酵,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据不同的理论解读李清照及其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美国学者艾朗诺先生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以下简称艾著)一书,是解读李清照的又一部新作。

艾著是基于女性主义来解读李清照其人其事及其作品的,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伦理等诸多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如此。中国在传统时代正是这样的社会。作者对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李清照其人其事及其作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辨析,对古往今来学者就李氏的评议进行了驳难,提出不少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李清照勇于冲破世俗的诸般禁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张扬个性,成名文坛,实属不易,这是艾著着力要论证的。

成名之累

李清照的成名,主要体现在创作方面,这与她卓越的识见有关。在宋代有限的文献记载中,多称扬其才华。王灼云:“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碧鸡漫志》卷二)朱彧云:“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又“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萍洲可谈》卷中)谢伋云其“妇

人四六之工者”(《四六谈麈》)。朱弁云:“善属文,于诗尤工。”(《风月堂诗话》卷上)赵彦卫云:“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已版行于世。”(《云麓漫钞》卷十四)佚名《瑞桂堂暇录》云:“才高学博,近代鲜伦。其诗调行于世甚多,尝见其为乃夫作《金石录后序》,使人叹息。”可知李清照不仅词写得优异,诗文也是很擅长的,在男性主导的文坛,她能占有一席之地,这是需要胆识的。

艾著认为,李清照以女性作家的身份名扬于世,为社会所关注,已属罕见,至于献诗给官员,贬斥男性领导层的软弱,又撰写《词论》,历数著名男性词人的短处,诸如此类,其言行更是令人震惊(艾著322页)。“生当作人杰”,这是李清照《乌江》一诗中的句子,她何尝又不是如此努力着的呢?富有才华,不让须眉,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她是不甘寂寞的。中国古代社会,男性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是不争的现实,社会对女性言行的诸般禁忌也无处不在,作为一位富有才华和智慧的女子,勇于突破诸般禁忌,取得卓越的成绩,其中有赏识之音,也会招致男性的忌恨与讥讽。尽管这样,李清照以过人的才华和胆识,敢于挑战男性的权威,并在文坛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如此,还敢于对时政发表意见。李清照曾“作诗以诋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又云:‘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后世皆当为口实矣”(庄绰《鸡肋编》卷中),公开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和对南宋官僚集团的不满,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就女性而言,这本不属于她分内的事,更何况公开地指责官员呢?引火烧身,这是难免的。

再婚之累

宋代文献记载中除了称赞李清照的创作才华外,另一焦点就是关于其晚年再婚、随即离异的事,与赞赏其文学成就不同,在对待再婚这件事上,宋

人的态度是极端的。如王灼云:“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碧鸡漫志》卷二)朱彧云:“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吝其遇,惜哉!”(《萍洲可谈》卷中)晁公武云:“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郡斋读书志》卷四下)陈振孙云:“晚岁颇失节。”(《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短暂的再婚,引起时人的讥讽和非议,不也是男性主宰下的社会对女性不公正要求的反映吗?这件事使李清照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如何化解,变被动为主动,在这方面,艾著认为李清照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并依据对《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等文章的解读给出了答案。

艾著指出李清照撰写《后序》,是试图凭这篇文章重塑自己的形象,再次确立自己作家的身份,恢复先前的地位与尊严(艾著148页)。又指出,李清照写信给綦密礼,拜见高官米友仁,使自己重新回到了士大夫精英阶层。从写信的自省自责,到重新步入上层社会的自尊自信,撰写《后序》是重获尊严的关键一步。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重新振作,从再婚而又离异的泥潭里摆脱出来,其目的有三:第一,重新成为亡夫赵明诚的“命妇”,如此能得到朝廷颁发的月俸;第二,想与赵家亲属重归于好,因赵氏家族政治势力大,能协助其重新获得“命妇”之名,或至少不阻挠其行为;第三,恢复先前在士人圈中独享的“才女”光环(艾著160页)。艾著又认为李清照通过撰写《后序》,至少从四个方面力图表达或暗示了这些意图:其一,描绘了自己与赵明诚本是夫唱妇随、情投意合、天生一对的夫妻形象,以赵明诚忠贞之妻的面目示人;其二,是想表明在赵氏猝然离世后,仍然为之守寡,全力保护其所珍视的收藏——这些是早年婚姻的纪念;其三,暗示读者,在赵氏去逝后,自己只身一人,处境艰辛,而再婚,则是在病痛、困惑、求婚者的欺骗与弟弟的催促下再嫁的错误决定,委婉地说明了当时不容她保持单身,由此希望世人淡化对她失节不忠的看法;其四,影射赵氏对自己后来

的艰难处境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赵氏不切实际地要她保护文物,不能为将要守寡的妻子作出规划(艾著161页)。作者认为,李清照在一篇要公开的文章中,详细地陈述夫妻间极其私密的事,这是不寻常的,是违反常理的,像她这样有修养和地位的女性,不应如此。此外,也对后人多从《后序》得出二人理想婚姻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指出李清照在《后序》中其实暗示了二人关系并不那么美好,委婉地表达了对赵氏的埋怨(艾著164页)。总的来看,艾著对《后序》写作动机和创作意图的解读是别开生面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词之累

李清照现存的作品,除零散的诗文,只有词集保存了下来。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载有《漱玉集》一卷,又云别本分五卷。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载有《漱玉词》三卷,知宋时李氏词集有一、三、五卷之别。入元,《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载有《易安词》六卷。至明代,见于藏书家著录的有:钱溥《秘阁书目》载《漱玉集》,未标明卷数;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下载《漱玉集词》一卷;赵琦美《脉望馆书目》载《李易安词》一本,未标明卷数;毛晋《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载有《漱玉集》一卷。知明代李氏词集只存有一卷,明末毛晋汲古阁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一卷,存词仅十七首,已属不全。清以后,诸藏书家著录的《漱玉集》或《漱玉词》多作一卷,其来源,多与毛氏汲古阁藏本有渊源,在此基础上增扩的也不少,所据为宋以来诸种词集选本、野史笔记等。关于其作品,目前能确认的不到四十首,外加疑似的,有八十首左右,较两宋词名家而言,李清照词作的存世量还是有限的。在男性主导的文坛,要取得超越男性的成就,李清照做到了;同时也要力求有别于男性的特点,就词的创作而言,李清照也做到了。这才使



《才女之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得其作品有别具一格的魅力,为历代文人所喜爱。

艾著认为,词作为一种与女性形象、声音和情感紧密相关的文体,李清照在创作时,其竞争意识尤为强烈。艾著指出,大量证据表明,李清照有着对文人身份的自觉,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敏感,有着要与男性作家相较量的意识(艾著269页)。因此,在词的创作方面,李氏词中的主观元素往住是最新颖、最容易被记住的,这是与众不同的。她擅长描写女性形象与感受方式,在描写这些女性的时候,告别了男性词人所依赖的写作传统(艾著290页)。比如,李清照在化用和改写前人成句的方式方面是大胆的,足以自我宣扬或引起他人的注意。书中以《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一词为例,指出此词是自唐人韩偓《懒起》(一作《闺意》)一诗化用而出,诗凡十二句,末四句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又有“瘦觉锦衣宽”句,艾著认为李词意由此生出,李氏摈弃了韩诗前八句闺怨诗意的传统语汇和意象,而偏偏截取缺乏闺怨元素的后四句,敷演成一首小词,并把“瘦觉锦衣宽”之原本很普通的“瘦”字意,转用成不同凡响的意蕴,使整首词显得新颖别致,赢得历朝文人墨客的激赏(艾著270页),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技巧。书中又以《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为例,指出“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